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太阿著

MY GLORIOUS YEARS

我的光辉岁月

同学
一场



E 榕树下非常小说，新生代网络力作。狗日的文凭，青春期的性苦闷

在渴望中追逐，在追逐中浸淫，在浸淫中突围，在突围中背叛，在背叛中消亡
酷刑不能折磨我，我的灵魂，自由。这凡俗的骨骼背后，有更勇敢的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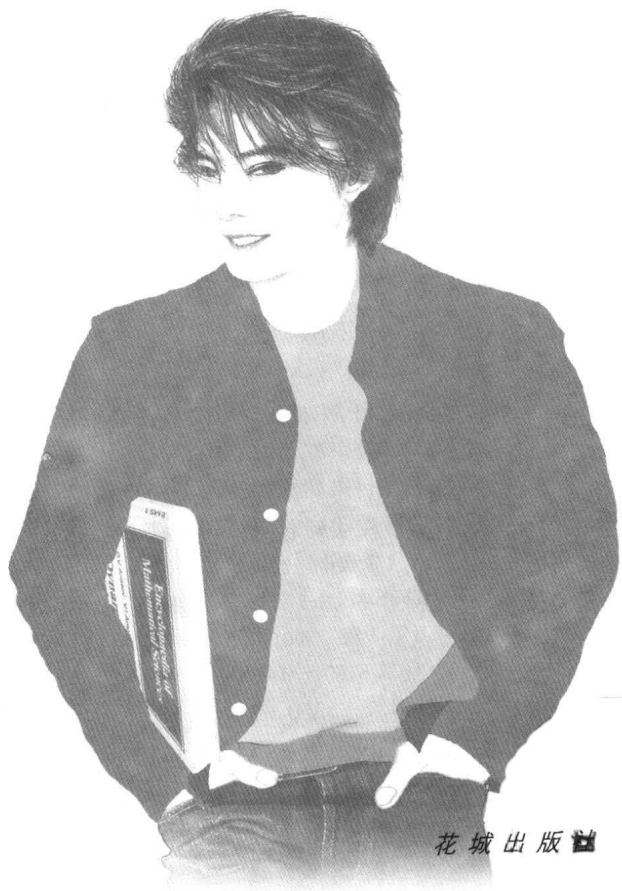


我看见七月的爱情里有飞翔的鸟，我看见你走进我的视野
太阿宝剑一挥，情剑都断绝了。作家太阿一出，校园小说，建一个种

MY GLORIOUS YEARS

我的光辉岁月

太阿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光辉岁月/太阿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 4

(同学一场)

ISBN 7-5360-3475-X

I. 我. . . II. 太. .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1824 号

我的光辉岁月

太阿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肇庆市星湖大道)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1 插页 190,000 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4,000 册

ISBN 7-5360-3475-X

I·2870 定价: 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MY GLORIOUS YEARS



阿太

作者简介

阿太，本名曾晓华，湖南麻阳人，1972年10月生，1994年7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做过《香港商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编辑、记者、执行主编，也做过大型IT企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财经网站市场总监，以及投资策划公司董事。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有100万字作品问世，8次获省级以上奖励，作品入选《世界华文诗歌选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诗歌卷（1949—1999）》等多种选本。主要作品有《牦牛走过草原》（1996）、《在毕达奥的土高广场的金属撞击声中》（1997）、《长沙对饮》（1997）、《香江的涛声》（1997）、《赤潮来临》（1998）、《腊梅花》（2000），出版有诗集《黑森林的诱惑》、散文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等。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第一章	期待与追逐	1
第二章	激越与凝滞	30
第三章	坠落与升腾	60
第四章	饥饿与欲望	87
第五章	幽雅与狂暴	121
第六章	温暖与寒冷	149
第七章	家园与漂泊	174
第八章	沉重与轻松	203
第九章	光明与黑暗	231
第十章	固守与远遁	261
太阿访谈录		286

第一章 期待与追逐

我狂热的心在把什么追逐
你会问：“你希望蓓脱女神把我说服，
而领入你的情网？告诉我，是谁
委屈了莎芙？
要知道逃避者不久会来追逐你
拒收礼物者自己会来送礼
那位冷漠者不久就会爱的，
不由她不愿意。”

——（希腊）莎芙《永生的阿芙洛狄忒》

你最近的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什么地点？是不是女生寝室？什么人？新情人？旧情人？如何得手？有没有快感？有没有性高潮？有没有上气不接下气？我最近的一次是在荣湾镇的“夜来香发廊”。中午的时候，是一个桃源妹子。桃源，你知道吗？就是桃花源。那妹子好大的一个波，把我急死了，刚插进去便早泄了。我好像废了。我想好好恋爱一次。找一个处女，真正的处女。

C城的九月，闷热得要死，街头巷尾到处都充斥着潮湿的汗味和炸臭豆腐的香味。葛剑飞和匡志军光着上身躺在体育馆

“同学一场”丛书

外足球场的草地上，志军像一个话剧演员杂乱无章地对剑飞说。明天是新生入校的日子，学校到处飘荡着欢迎新生的旗帜，像要举行一次胜典似的。

“又要开学了，剑飞，新生报到的时候，正是每年爱情大撒把的时候。我们今年不要错过机会，一定要抓个小妞，谈恋爱，快活快活。”志军说。

“哪有这么容易的？”

“这你就知道了，一般来说，刚进校的小女生天真烂漫，对大学生活充满幻想，又刚刚摆脱高中时代的禁锢的压力，加上现代女孩的开放，所以……”

“所以就可以乘机而入？”

“当然啦！不然的话，那么多人去找报名册，看来新的女老乡没有？”

“那也没意思，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

“别这么说吧，这种机会最多，这种可能性也最大。”志军递给剑飞一支烟，然后点上。

“那你查了报名册没有？”

“我用不着了，今年暑假在我们县城的冷饮店喝冷饮时，碰到一个女孩，叫红青，挺俊俏的，她说她考到了我们学校英语系。”

“那现在就剩怎样引诱人家上钩的问题喽？”

“别这么说，喂，你们那里今年来了什么漂亮的女老乡么？”志军拍了拍剑飞的肩膀，把烟头踩在了脚下。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里一年能有几个考到这里来的？”

考上的，也是酸不拉几的。”

“哦，那我们一起去接红青，你帮忙审美审美一下！”

剑飞夜里和志军分手后，便跑到了历史系的一位老乡那里打听了一下新生的情况，他很失望，一共考取了七个，其中只有一个女生，他以前就认识她，丑得不行。看来要向外发展。

第二天早晨，志军叫醒了剑飞：“什么时候了，还不快起来，你看外面多热闹。”

剑飞昏昏糊糊地下了床，阳光从玻璃窗口倾泄出来，直射向剑飞的瞳孔。剑飞擦了擦眼，走到窗前，只见外面车水马龙，广场上阳光明媚，堆积着许许多多的行李，也杂乱无章地停靠了许多的车辆。

“你快点啦！”志军在一边催促他。

“急啥呢？缘分这东西，是急不来的。”剑飞点燃了一支烟，也给志军一支，轻描淡写地说：“别急，至少也等我洗漱一下吧？”

剑飞和志军在寝室里折腾了半天，穿上了最优质的真丝衬衣，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头发也用摩丝梳得整整齐齐，然后下了楼，在广场里转悠，看看那些漂亮的女生，殷切地给她们帮这帮那。

这时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在剑飞身边停了下来，门开了，走下一个让人眼睛一亮的女孩。她站在那儿，体态优美，温文尔雅。他认为她的头部和站立的姿态都很美，她的容貌具有一种和谐流畅的线条。在纯粹波提切利式的脸上，长着一双如烟似雾的眼睛。她使他体会到了一种深沉的理解，一种青春的召

“同学一场”丛书

唤。他已经十八岁了，过去的岁月几乎使他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具有许多热情的男人。

志军走上前，殷切地说：“我们是新生接待处自愿服务队的，请问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谢了，我这里有人。”女生一脸的冷漠与不屑，仿佛根本看不见他们似的走了过去，然后回头对正在轿车屁股后面提东西的几个人说：“你们快点呀，慢吞吞地干什么？”

剑飞的心里一阵失望，刚才的热情一落千丈，志军恶狠狠地说：“他妈的，暴发户，我们走。”

两人买了两杯饮料，一边喝一边往体育馆走去。新生接待处就设在体育馆，因为新生特多，所以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他们好不容易挤到英语系的地方，看了一下花名册，志军见红青还没有来报到，便说：“我们到馆外的大槐树下等她吧！”于是他们又郁郁地走了出来，坐在大槐树下的石凳上，品头论足地议论着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每一位女生，不时地爽朗大笑。突然，志军站了起来，惊喜地叫道，“红青，红青——”飞也似地跑了过去。

剑飞慢脚碎步地走了上来，一边走一边注视着她，见她身材颀长，脸色红润，似乎才刚刚梳洗过，就像一朵带露的玫瑰。她一点也不显得高傲，也没有卑下气质。她的颈部那么挺，像尊塑像。乳房高耸，让人感觉到其中的活力。

“他叫剑飞，数学系的才子，我和他同系同班同寝室同一张床，他睡的是下铺，我高高在上。”志军向红青介绍道。

“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来接我。”红青说。

“别客气。”剑飞说。

志军忙乱地帮她报到注册，剑飞则和她在一边攀谈着，说一说最近狗日的天气。随后，志军扛了棉被，剑飞提着皮箱送红青到女生宿舍。开学几天，学校是不实行封闭式管理的，大门敞开着，他们便直接上楼来到402室前。门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同室8位同学的名字，红青说：“就这间。”

寝室里已早先来了四个人，都在忙碌着铺被子，剑飞见先前在广场气得他们要死的那个女生也在这间寝室，便不由得脱口而出：“冤家路窄！”

“什么冤家路窄？”志军问。

剑飞用眼神示意他向窗口看，志军终于认出了那个背对着他们，向外探望的女孩就是刚才在广场里遇到的那个女孩时，正要说什么，红青回过头来问道：“谁是冤家？”

剑飞和志军连忙说：“没什么，我们告辞了。”红青说：“急什么，你们拿点苹果去吧。”

“不了，不了，我们那边有的是。”

“我们下午7：30再来找你。”志军说。

红青于是把他们送到门口，摆摆手说：“晚上见。”

剑飞和志军送他们下了楼，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这世界真小，几千人进校，偏偏她俩同一个系同一个班，同一个寝室还是同一张床。”剑飞说。

“这也是缘分啊，古人不是云：‘同船共渡，百年所修！’何况读大学呢？”志军说。

“依你这么说，我们俩刚好和他们一样，那也是缘分喽，

“同学一场”丛书

见鬼去吧！“剑飞跳起来摘了一片树叶，又继续向前走。

“当然啦，你我兄弟，是缘上加缘哪！喂，对了，你记了她的名字没有？”志军问。

“我怎么会知道呢？”

“床上不是写着每一个新生的名字吗？我忘了看，你怎么也忘了？你知不知道，要追红青，得和她们同寝室的人搞好关系。”

“得了，晚上找红青时再注意看一下就成了。”

七点半时，夜色已经降临下来，白天的浮躁似乎无迹可寻，一些人匆匆忙忙地往教室里赶，多是些要补考的人。每学期开始，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家叫做“老牛吃草”。剑飞和志军准时来到红青的寝室，不见红青，同寝室的另一个女孩子说：“红青冲凉去了，一会儿就回，她要我转告你们先坐一会儿。”张罗着要弄茶，被志军制止了：“我们不渴，你忙你的吧！”

剑飞和志军会神地笑了笑，那女孩不解地问：“你们有什么好笑的事，讲给我听听。”

“噢，没什么，我是觉得很奇怪，你们每一张床上都写了两个名字，为什么红青的这张床只有一个？”剑飞说。

“哦，如冰撕掉了。”

“她叫如冰？”剑飞问。

“是的，刚出去不久。”

这时红青推门进来了，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脑后，冒着微微的水气，薄薄的裙子可清晰地看见滚圆的乳房上红点，灿烂

的笑靥使她显得更加妩媚，见剑飞和志军端坐在床前，便说：“你们真准时，让你们久等了！”

“我们也刚来。”志军说。

“你们今晚有什么节目安排？”红青问。

“到‘斜阳谷’跳舞，怎么样？”志军说。

“我看还是到南院看经典电影《爱情故事》。”剑飞把目光从红青的胸脯上移开，因为不会跳舞，担心自己到了舞厅没有表现的机会，便这样提议。

“《爱情故事》？可是 Erich Segal 的《Love Story》？”红青很兴奋地问。

“Yes。”剑飞说。

“那我们就看《爱情故事》吧，OK？”

志军不好再有异议。下楼时，碰上匆匆上来的如冰，红青和她客气地打了招呼，如冰眼睛晃亮亮的，想说点什么，剑飞和志军却漠然地把头偏向一边，说：“我们快点走吧，时间来不及了。”说完，便拉着红青下了楼，回头一望时，如冰还冷冷地站在那里。

剑飞和志军会心地笑了。

“这一周进展怎样？”

剑飞和志军沿着河沿的石栏杆慢慢地散着步，江里泡着许多热得不行的人。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持续高温，这让剑飞受不了。他也没心思去图书馆读书、写诗，便拉了志军出来，猛然想起红青，便问了志军一声。

“同学一场”丛书

“没什么进展，她们军训挺忙的，每天晚上就散散步而已，她仿佛也挺傲的。”志军说。

“这里有一个策略问题，单直接进攻是达不到目的的。”剑飞说。

“什么策略？”

“总之一点，不要老是散步，男人嘛，要装着有学问，有深度，也就说要有一点沧桑感，像阿兰德隆、高仓健之类的，这得靠你表演的功夫。只要有了沧桑感，就有了力度，有了力度，就能打动女孩子的心，无坚不摧，无城不破。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趁机而入，就是要懂得女人的心理的意思。”

“你他妈的好像成了恋爱专家似的，为什么不拍一个拖？”

“心烦呢，哪有心思去做那些事，要找一个还不是小菜一碟。”

第二天，志军买了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嬉皮笑脸地凑到剑飞的面前，一边把夹在耳朵上的“红塔山”烟取下来递给剑飞，一边说：

“剑飞，我的高参，我的兄弟，你得给我想个句子。”

“送给谁的？”

“当然是给红青的啦，还用问！”

“你他妈的自己看过《围城》没有，不要到时在人家面前出丑，知道方鸿渐吗？”

“方鸿渐，不认识，他是谁？”

“我想你自己呢先把这本看一下，知道个大概，有了底才好办，我呢晚上给你琢磨琢磨一下，想一句精彩的。”

剑飞躺在床上，寝室里一片漆黑，他一边想着句子，一边回忆着开学那天接红青的情景。红青颀长的身体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透过衣服他仿佛又看到她高耸的乳房、圆润的双肩、纤细的腰肢、性感的臀部以及修长的大腿，那处女的肤色多么富有质感呵，剑飞这样想着，下身不禁一阵躁热。剑飞爬了起来，端坐在床头，努力不去想她，可是她却屡屡逼近，剑飞不得不从枕边摸出烟来。一连抽了五支，似乎才平静下来，他在叩问自己的灵魂：我是不是爱上她了，要么是我太饥饿了。

一夜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次日清早，志军讨好似的打来了稀饭馒头，端到了剑飞的桌上，“想好了没有？”

“那有什么难的，早就想好了，这种东西，越简洁越好，就写：红青，愿你筑起生命的‘太阳城’，怎样？”

“好！有意思，有深度，糊弄小女孩最好不过了。”志军猛咽下一口馒头，又喝了一口稀饭，接着说：“还请你帮我写上。”

“这可不行，万一她知道不是你的字体……”

“以后写给她的东西你全包了，只不过要署我的名字，她不就搞不清了。”

“你他妈的想得倒好，你和她散步，接吻，我却给你干后勤工作，我又不是你的经纪人，我无缘无故干这个做什么？犯傻了才怪。”

“当然有报酬了，我跟她搞定了，我叫她赏你一吻不就成了，俗话说，一吻千金嘛！”“看你这鳖样，只要我俩兄弟同舟共济，铁树也会开花。”

“我不跟你白扯，就这样吧，每帮一次请喝酒一次，OK？”
“OK。”

学校拟在周末举行“迎新文艺晚会”，木兰路边的各个宣传橱窗里都贴上各式各样的标语，各系也展开了宣传攻势，二十多块黑板报在木兰路上一字排开，吸引不少观众。大家都知道迎新晚会是所有晚会中最精彩的一台，校园中的“名人”一般都是从此中诞生的，尤其新生，常常是一炮走红。所以入场券成了抢手的东西，除了晚会有看头外，这所学校有两万多学生，而体育馆里只能坐五千。

志军兴冲冲地跑进教室，手里拿着晚会的人场券，一边破口大骂：“他妈的，一个寝室才分到一张票。”寝室里的人听了，纷纷嚷道：“给我，给我。”从各个方向奔向志军，准备一场抢夺战。志军连忙把票举过头顶，说：“别抢，别抢，还是抓阄，这样最公平。”

抓阄的结果是剑飞拿到了手，其他的人都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志军也满脸的不高兴，抽出一根烟，刚要点上，仿佛想到了什么似的，“剑飞，你他妈的还抓什么阄，你不是舞台总监么？快把票给我。”

“我是寝室里的一员，怎么我不能抓？”剑飞夺过志军叼在嘴上的烟，“这张票嘛，就看谁话说得好听了。”剑飞一拨打火机，把烟点上。

其他几个人见剑飞这里有了话头，却伸过头来说：“给我，给我！……”

志军急了，嚷嚷道：“你们急什么？到时候可以从大门口

硬闯进去的嘛，我可有老婆孩子。”

剑飞见状，笑了，便说：“既然这样，这票就给志军了，大家没意见吧！”说完，把票往志军手心一拍，“得了。”志军一看，见是入场券，连忙攥紧，塞在了西装的口袋里，兴高采烈地说：“剑飞我请你喝一盅。”

剑飞和志军下了楼，沿着栏路往“夜来香”餐馆走去，他们是那里的常客，和老板混得挺粘乎的。志军一边走一边说：“你他妈的手头有票怎么还要我呢？一点儿没有阶级兄弟友谊！”

“怎么耍你了，逗逗乐呗！”

志军嗯了一声，走了几步又说：“既然‘夜来香’在女生宿舍那边，我们把红青叫上吧。”

“随你。”剑飞说。

“夜来香”餐馆在女生宿舍对门的一个小斜坡上，中间隔了条栏路。这个时候，正逢下课，栏路上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志军说：“不知道红青军训结束了没有。”

“差不多吧。”

正说间，志军撒开了双腿，向人群奔去，剑飞举目一望，红青正和如冰并肩走着，她们穿上军装，居然更增添了几分英姿飒爽。志军殷切地说：“我和剑飞请你吃饭。”

“我们刚军训回来，还没有洗刷一下呢。”红青望了望不远处的剑飞，“这样吧，在哪个餐馆，你们先去，我洗刷一下就来。”

“‘夜来香’，你快点啊！”

“你们边吃边等。”

志军走了回来，对剑飞说：“我们走吧！”

“她不来？”剑飞问。

“她洗漱一下就来。”志军说。

剑飞和志军在馆子里点了菜，等了片刻，还不见红青来，志军便说：“我们吃吧，不知等她要等到什么时候，女人就是这样。”正说间，红青与如冰匆匆地跑了进来，四处张望，“让你们久等了。”

剑飞看到如冰，心里不解，请红青吃饭，如冰他妈的怎么跑来了。是不是志军也邀请了她？转眼看志军，见他看都不看如冰一眼，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也不好说什么，既然人都来了。

红青褪下了军装，现在换上了一袭天蓝色的连衣裙，剑飞看得出神，红青似乎觉察了这一点，干咳了一声，剑飞正要说什么，餐馆的老板娘走上来为他添置了一副碗筷，看了一眼红青，就满面笑容地说：“剑飞，你女朋友好漂亮哦。”

“你误会了，我哪有这么大的福分？”剑飞连忙纠正道，看了看红青，又看了看志军。志军很尴尬，拿起筷子连忙说：“吃饭吧，我的肚子在咕咕叫呢？”

剑飞和志军喝了一通啤酒，志军脸上已微微泛起红光，放下筷子，对着正在喝椰子汁的红青说：“红青，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样靓，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

“是嘛，我怎么不觉得？”红青说。

“旁观者清嘛，是不是？”剑飞在一边加了一句。